

永不消逝的军号声

蒋元明

有人说,没有当过兵,那是人生的一大遗憾。我为此说不谬。经历是一种财富,何况是一种特殊的当兵岁月呢。

我的老家附近就是一所军校,创办于新中国之初,开始叫“速成中学”,让战争年代过来的军官迅速提高文化;后来改为“通讯兵学校”,培养技术人才,师级单位。

我们小时候上街、上学都要穿过部队营区;星期天打猪草、捡柴也常常到营区去转游;晚上部队大操场放电影,那更是不请自到。军校有一个叫“张部长”的,听说经历长征,我多次遇见他,个儿不高,很壮实。我是看着军人出操、演习、打靶、投弹,听着军号声长大的,所以从小就想当一名真正的军人。何况我的三叔、五叔都是军官,他们扛着肩章回家探亲,风光无限,更是一种激励。

1969年初,正当几百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,上山下乡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,我拿着高中毕业的油印证书从百里外的学校回乡报名参军,奔赴青海第二野战医院。当时的心情可用喜出望外来形容。一来实现了儿时的梦想,二来不用再教育了——我在农村快二十年,对

我,再教育完全是一种重复,浪费青春。所以到了部队,干什么并不重要,只要在那样一种军号声中生活就是一种满足。经历了数月新兵训练、繁重的炊事员、忙碌的打字员、保密员,其间,还帮忙放过广播,随院领导下科室蹲点,学过打针,参加过野营拉练,还当过“小兵司令”,参加过英雄事迹报告团,走过千山万水……

三年时间,我的青春,我的激情,我的汗水,都曾洒在了青海那片土地上。那时,我眼睛里主要是阳光,特别是春光,耳朵里是军号,有追求,有向往,还有梦想。我热爱这片土地,是她改变了我的人生,给了我许多宝贵的东西,特别是一个战士的意志和品格。经历过冰天雪地,放过枪,投过弹,手持过煤铲,打字室白天黑夜地敲击,还与死神擦肩而过,什么苦啊,累啊,困难挫折啊都不算什么了,有了这些经历,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,不管干什么,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打击,我都没有退缩,没有当逃兵,而是勇敢面对!

1971年9月初,我离开青海到北京。半年后被推荐去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。上大学,也是我的一个梦,文化大革命让我的梦破灭了,部队又让我圆了这个梦,我好珍惜!几年的学习,

我没有白费时光,动力之一,就是在什么地方都不能落伍,都得像个兵!好像部队的眼睛在注视着我,我得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。在学校,我担任部队学员的生活委员,负责每月按时从天津警备区领取工资、津贴、粮票,及时发放到每个部队学员手里;每年春秋两季换装,我又奔来跑去,让每一个干部战士按时领到军装;学校组织野营拉练,我担任连队司务长,率领炊事班拉着四五辆车的煤、粮油和钢瓢碗勺,奔驰在曾经是吕正操将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冀东平原上,历时近一个月。

大学毕业,我被分配到《人民日报》。到报社一个多月了,我仍然穿着军装上下班;在别人的一再提醒下,我才恋恋不舍地摘下领章帽徽,结束了七年的军人生涯。当时就是心不甘,又无奈。我虽然没有当将军的野心,但用笔去书写军营春秋、战士情怀也是我的心愿。

多少年来,我忘不了青海,忘不了当兵的岁月。不管我走到哪里,仿佛都能听到军号声;不管见到哪一个穿军装的,都想上去说一声:我也当过兵!

军号声,我永远的歌声!

半副巧联 难倒帝王

步入淮安市河下古镇,纵横交错的街巷便向你吐纳着绵长的人文气息。“千载河下繁华景,半卷清明上河图。”民居、小桥、流水、绿柳、飞鸟……景致应接不暇。据《河下志》记载,这里曾有108条街巷,44座桥梁,102处园林。如今,古镇依然保持着明、清朝代的建筑风骨,平整的石板路蜿蜒串连,时光仿佛在此凝固。

此地流传着乾隆皇帝下江南时,在河下古镇参与一家酒店“文赌”的轶事。这位帝王为品尝“东南第一佳味”“天下之至美”的淮扬菜,来到河下古镇兴致勃勃在这家酒店玩起了吟诗作对的“文赌”——输者买单。乾隆一生酷爱诗文,踌躇满志,却在这家酒店被一位小姑娘的半副对联难倒:“小大姐,上河下,坐北朝南吃东西。”

初看平淡无奇,细品方觉妙意无穷。“小大”“上下”互为反义,“南北东西”皆为方位,而“东西”一词更兼有物件之意。这副浑然天成的下联,竟让才思敏捷的乾隆帝苦思良久,终不得佳对。他虽败犹喜,不仅欣然买单,还将此店赐名“文楼”,以彰文采风流。至今,“文楼”的墙上,那半副上联的位置依然虚位以待,静候着能与那“小大姐”配对的佳联。

连一位小女儿都能以文思令帝王折服,这方水土所蕴育的才情与智慧,又该是何等璀璨夺目?

寻找《西游记》的“根”

我一直喜欢《西游记》,不曾想来到淮安区的河下古镇却是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的故乡。时隔九年的盛夏又一次单枪匹马到他的故居故地重游。吴承恩故居是全球首部立体电视剧《吴承恩与西游记》的拍摄基地。

吴承恩故居停车场已经变得宽敞。车场对面的荷塘:翠盖亭亭托起粉面荷花,莲蓬挺举,众星拱月般环绕着一座塑像——吴承恩与他笔下的传奇人物:沉静的唐僧、灵动的孙悟空、憨态可掬的猪八戒、忠厚的沙僧,悄然伫立水中央。这成了来此观光者首个打卡的地方。

吴承恩故居入口的木门虽不大,可供想象的空间却不小。里面景致玲珑,布局精巧,都是园林式的架构,雕梁画栋间,曲径通幽,回廊相连,每一步都牵着思绪向更深处漫溯。故居的后面部分是露天的“悟园”。石径蜿蜒,假山嶙峋,凉亭翼然,池水清澈,古树婆娑,矮墙围合出一方静谧天地。偶有飞鸟往返,清脆的鸣啭仿佛在与这方灵地酬唱应答。

假山下面是他的收藏的一根两米多高的海里宝物——石柱。正面是圆形的,背面圆中带凹,天然雕饰,透着岁月的奇诡,好几处有不同尺寸的变化。它带给了吴承恩“定海神针”的灵感,最终幻化为那根可大可小,成为齐天大圣掌中叱咤风云的“如意金箍棒”。

吴承恩自幼便沉醉于奇闻异事、神魔志怪之中。然而科场之路崎岖,屡试不第,人到中年才得了个不起眼的“岁贡生”。曾在浙江长兴短暂为官,终因不合时宜,拂袖归乡。晚年靠卖文为生。

在嘉靖二十一年,他将毕生搜罗的神话传说、民间轶闻等熔铸一炉,淬炼出《西游记》的初稿。晚年定稿。以玄奘西行为骨,血肉丰满地塑造了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

和尚等经典的鲜活形象。我小时候借《西游记》来看还觉得不过瘾,又买来收藏。有趣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为了观看《大闹天宫》动画片电影,夜行几公里跨县赶场。一个晚上先后在两个村庄露天播放,两场都看完。回家的路上大家津津有味趣谈孙悟空的七十二变、筋斗云的迅疾,还与天兵天将斗得天昏地暗的观感。结果,我到河下古镇找到了《西游记》的“根”,还触摸到了“金箍棒”和“定海神针”。同时,感受到吴承恩在困顿生涯中用想象点燃的不灭火焰。这火焰,从河下的青砖黛瓦间升腾,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仰望奇幻苍穹的双眼。

古镇三绝:科举冠冕、状元抗倭、巾帼擂鼓

走进河下古镇,浓郁的书香墨韵与文化气息便扑面而来。这片沃土被誉为“进士之乡”。仅在明、清两朝就孕育了13位翰林、67名进士、123名举人。更令人惊叹的是,此地“三鼎甲齐全”;明嘉靖状元沈坤、清乾隆榜眼汪廷珍、明崇祯探花夏日瑚,星光璀璨。汪廷珍还担任过道光皇帝御先生、礼部尚书、都御史等要职。而在明万历己卯至清康熙庚戌年间,这里的刘氏家族更是创下“五世巍科”的盛举——一门五代之中,一人中举人,六人登进士,堪称“科第萃于一门,莫如此为盛”,足见文脉之昌隆。

这里素有“梦里水乡”

“泡在水里的古城”之称。发达的水系与便捷的漕运,曾让此地商贾云集,富甲一方。然而,这份富庶也带来了垂涎的倭寇。时值状元沈坤因母丧在家丁忧,面对倭患他毅然倾尽家财、招募乡勇,训练出一支千余人的“状元兵”。这支劲旅,屡次击退来犯的倭寇,立下战功。后来,乡民们自筹资金修建状元楼后写道:“倚马成文,上马杀贼;国子师表,天子门生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沈坤与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不仅是同乡、同窗,更是挚友。坊间传说,这位能文能武的状元郎,正是孙悟空形象的重要原型之一,为神话英雄平添了几分现实底色。《西游记》还借用了沈坤的景观进行魔幻场景的创作。状元府北面的房子直接与护城河连在一起。房子里的树木、花草、竹子生机盎然。信步闲游就能惬意地“听水声,享绿意”。

古镇的荣耀,还镌刻着一位巾帼的英名——梁红玉。她是“四大巾帼英雄”之一,也是正史唯一明确记载的巾帼英雄。曾经与丈夫韩世忠驻兵楚州对抗金兵。如今,古镇建有“梁红玉祠”,门口写着“也是红妆翠袖,然而青史丹心”,离祠一百多米的高处还有她英姿飒爽的塑像:她仗剑挺立,裙裾翻飞如战旗,身前战鼓仿佛仍在回荡着黄天荡战役那惊天动地的鼓声。1129年10月在京口(江苏镇江)焦山梁红玉登楼船,白天击鼓举旗为号,晚上击鼓举灯为号,指挥军队围住金军战船,以金军十分之一的兵力大战四十八昼夜之久,成就以少胜多的“黄天荡之战”范例。另外,1129年3月,梁红玉秘传太后平叛口谕与韩世忠调集兵马突袭临安,平息苗傅、刘正彦叛乱。宋高宗封她为“护国夫人”。后来,她与韩世忠合葬于苏州灵岩山,其英魂浩气长存。

河下古镇,这一方水土,不仅以翰墨书画滋养了无数文人墨客,更以状元抗倭的胆魄、巾帼擂鼓的豪情,铸就了贯通文脉与武魄、辉映青史与传奇的不朽风华。

镌刻在运河上的水印诗画

——丁迺武先生《排上春秋》赏析

江 淮

鲁迅版画奖得主丁迺武先生1963年创作的水印木刻《排上春秋》,堪称镌刻在木板上的运河史诗。在运河生活尚未成为遥远记忆的年代,先生凭借精妙构思、娴熟刀工与炉火纯青的水印技法,在尺幅之间凝聚出跨越时空的诗意,将独特的地域风情娓娓道来。

目光落在这幅作品上,一幅鲜活的运河风情长卷徐徐展开。运河岸边,木排整齐排列,两名运筏工伫立其上,目光追随着过往船只。他们的眼神里,既有对悠悠运河岁月的凝望,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一座简易棚屋依偎在木排旁,虽无华丽外表,却充满生活气息,将运河人家的质朴与真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远处,落日余晖与浅蓝雾霭交融,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朦胧意境。光影流转间,原本质朴的劳作场景被赋予醇厚韵味,岁月的痕迹与时光的沉淀,在方寸之间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
《排上春秋》以木版水印为骨,黑白色调为魂。浓重的黑色如苍劲有力的笔触,精准勾勒出木排的坚实厚重;灰白的色调巧妙晕染出水面波光粼粼的灵动。一深一浅、一刚一柔,木排的质感跃然纸上。画面中,一站一坐的人物姿态,红蓝交织的衣着恰似冷暖色调的激情碰撞,相互映衬,与穿梭往来的船只遥相呼应。寥寥数笔,上世纪六十年代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的繁忙盛景便鲜活呈现。草棚边,衣物随风轻扬,诉说着生活的烟火气,为画面增添灵动生机;远方,浅蓝雾霭与黄昏落日缠绵交织,营造出宁静与繁忙奇妙交融的意境,引人遐思。先生以细腻笔触雕琢木排纹理,精心布局其错落之态,凭借精湛的木板雕刻与水印套印技艺,将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永久



丁迺武 作

封存,晕染出历久弥新的岁月韵味。

丁迺武先生自幼在“运河之都”淮安长大,运河的每一朵浪花、每一缕清风都融入他的血脉,对运河的深厚情感早已根深蒂固。当时,他的版画技艺已炉火纯青,《排上春秋》正是其内心情感与精湛技艺完美交融的结晶。创作时,运筏工们不惧风雨、四季漂泊的坚韧身影深深触动了他。

于是,先生以运河日常为灵感,用刻刀与画笔,记录下劳动的艰辛与时光的变迁。这幅作品,既是对运筏工辛勤付出的深情礼赞,更饱含着对祖国建设蓬勃发展的由衷赞美。悠悠运河岁月,在他的刀笔之下,化作这幅水墨诗画,在时光长河中熠熠生辉,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。

大姐的婚礼

丁文书

1990年4月初,我们淮安师范学校八七(2)班的54名同学一起到新安小学参加实习活动。

我们小组共12人被分在四年级的一个班实习,语文老师姓周,高个子;数学老师姓孙,中等身材。

实习的时间只有一个,主要任务就是听课、上课,协助做好班级管理工作。对于一个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准教师来说,最大的愿望当然是能走上讲台,亲自上阵,切实提高自己组织教学、驾驭课堂的能力。城区重点学校非常重视教学质量,同年级各班之间为了成绩,明争暗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这种情况下,指导老师怎么可能完全放手,把全部课堂都交给实习生呢?所以,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到两节的上课机会。

我执教的第一堂课是语文课,课题是《鸟的天堂》,上课时间是星期五上午。接到任务后,我们便开始了紧张的备课工作。六人小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,因此,备课环节基本上都是各自为营、单兵作战。好在两位指导老师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,对于我们每个人的备课都能认真指导,不厌其烦地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。后来,我的备课也顺利通过了周老师的三审关,于是,上实习课前的周末,我骑着自行车回了一趟老家。

星期日下午,我要返校的时候,老父亲突然说:下周星期五你大姐结婚,你到时候请假回来吧。

星期五?怎么这么巧?我愣了好一会儿。

怎么啦?看我半天没有回答,父亲疑惑地问。

星期五上午我要上实习课。实习时间一个月,每个人只有一两次上课机会。我不回来不行啦!

老父亲读过书,做过联队和大队会计,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庄稼人。他也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凑巧。愣了一会儿,老父亲竟然同意了我的做法。

从老家到学校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,我心里一直在矛盾。为了上一节实习课而放弃参加大姐的婚礼,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?

星期五上午第二节课,我精神抖擞走上讲台。第一次上课,心里自然十分紧张,值得庆幸的是,课堂上虽然出现了一些小的插曲,但在规定时间内教学任务基本上顺利完成了。但因为过分紧张,走出课堂的时候,我满脸是汗,衬衫更是紧紧地粘在了身上。

当天,剩余的实习任务就是听课,帮助指导老师批改家庭作业。但是,我的全部心思都已飞到了老家,飞到了大姐婚礼的现场。

大姐夫和大姐是同班同学,初中毕业后在村里做了两年通讯员,然后去参军成了一名军人。同村人,又是从小到大的同学,两个人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

老家,五间草房的门上、窗户上都贴上了喜庆的对联。中午时分,在我家敬了喜酒后,鞭炮声中,大姐便和姐夫告别父母和来宾,赶着参加在姐夫家举行的另一场喜宴。姐夫家离我家只有三四里路,可以想象,姐夫穿着一身松枝绿,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走在前面;大姐穿着一身喜庆的衣服紧跟在姐夫身后。就这样,大姐离开整整生活了24年的老家,走进了另一个全新的家庭。

后来,我从母亲那儿得知,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都从外地请假回家参加了大姐的婚礼,而且分别还给大姐买了礼物。而我这个做弟弟的,竟然连婚礼都没参加。



盛世千秋使命承
烽烟一秩警钟鸣

李锡贵 书

郭兆林 作